此文與毛遂定從一段同俱繁之而見妙想俱出趙人之筆

史記抄卷之五十一

魯仲連鄒陽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

一篇領袖

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于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

以上並客案

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内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

眞西山曰反覆論帝秦之失有功於當時而雄俊明辯可爲論之法

先生平原君曰勝旣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周時隱者爲無從頌音從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于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

董份曰使梁助者反言以發其端最妙

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謂寢苫居廬也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

新垣衍怏然不悦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于魯將之薛

董份曰激昂慷慨雖懦夫吐氣矣

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禭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暗危新垣衍）不如鄒魯之僕妾也（暗指衍）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

按六国表無田單攻聊城文不知何所考乎今本脫落耶

亦高

何以得故寵乎（到此纔折破新垣衍之心）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

辭借二意則不甚奇順似有意為之謂為擬作近之

鄒守益曰此書文勢從橫詞情嚴密如大將書兵劍戟森嚴而位列不紊者

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仲連遺燕將書不如陳餘遺章邯書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忘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弃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

决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
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明燕之絶救）則臣見公之
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
之衆（指燕他將之失）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
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
齊之兵（推聊城之守之得）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
之兵也能見於天下（說之歸燕）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
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
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
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弃

喻歸齊

荆淮海岱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

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

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弃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顔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絶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獘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

引古亦々有結自篇首至此加嘆亏攄是言忠無報信而見疑之意

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鄒陽本不足傳太史公特愛其文辭故采入爲傳然予首尾按之並復言斷簡而其旨多嗚咽故愛之者易也○此文如剡錦剪翠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嘗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

信而見疑

忠而無報

自諺曰至此足道都搖其言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之故

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

二國豈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音決蹄良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音頻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

林希元曰前段追渡文全皆不費是一筆回敘文字

林希元曰前寫文字凡七變至此方收拾說歸梁王

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聽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

又曰上無朱象管蔡忽出此与由余子臧為倒今人所忌下文言之不拘如此

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慇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

自明月之珠至未
摠是言無因而結
知先容而樹功言

不先容不親

乎然則荊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言委曲盤戾也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容飾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劒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

先容而生禍無因而建功

必先容乃親

積重前言不取七圖

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廻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王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安肯

（指太公）（同堀）

忠信二字直挽至篇首忠無不報信無不將面

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爲上客

太史公曰（太史公以鄒陽附魯連而並傳亦其草草處）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魯鄒傳

史記抄卷之五十二

屈原賈生傳 以議論行敘事體○變格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
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
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
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
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
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
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以議太史公變調）（以議論入敘事）
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

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

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絶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絶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音蓋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

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
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
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
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
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
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
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
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
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
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
推屈平本意

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忽又轉離騷本旨）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

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猶惛憒也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音姥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窈

羌楚人語辭言
卿何為也

窕孔甚也靜幽墨無聲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効志兮
俛詘以自抑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
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
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
兮瞽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黑兮倒上而為下鳳凰在笯籠落
兮雞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
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
不得余所示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桀兮固庸態
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
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牾兮孰知余之

從容昔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
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湣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
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唫恒
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
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
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
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
子兮吾將以爲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
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千年以來風騷一綫

高云以年字爲衍
愚按曰年十八繼曰
年二十餘蓋以年
少爲賈生之奇
終曰死時年三十三
矣則又以其年短
爲賈生所惜也

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吴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吴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

汨水在羅縣故曰汨羅

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音謫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音覓羅

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音搨戎 不才人）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鉛刀為銛（音纖 利也）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遰（音逝）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蟻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

大歲在卯為單閼

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
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
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
江湖之鱣鱏兮，固將制於蟻螻。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
有鴞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鴞曰服。賈生既以適
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
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
止于坐隅，貌甚閑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
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
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服乃歎息，

音摘 歷也

音邅 音尋

音邅

日斜也

淹遲也 數速也

萬物變化下皆托為服鳥之詞

纆音墨糾絞也纆索也禍福相為表裡如糾纆索相附會也

大專漢書作大鈞指造化槃漢書作㩼㩼限也

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
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沕穆無窮兮
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
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
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
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
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
坱軋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
其時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
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

控引也控摶、弄玩愛生之意、

怵、爲利誘也、迫、貧賤、東西趨利也、

兮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賤彼貴

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列士徇名夸者死

權兮品庶馮貪也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

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攌如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

人惑惑兮好惡積意眞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

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翺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

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

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

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慸葪音帶介鯁刺也兮何足以疑後歲

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

誼傳不載治安策果太史公疏畧耶

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詳見漢書）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轉折幽眇）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

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屈賈傳

史記抄卷之五十三

呂不韋傳不韋雖衺詭而太史公文詞甚美蓋託本戰國策云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

叙不韋之謀子楚如手指談

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句讀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音冀望也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柰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

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

董份曰危者非真危也不韋知有身而詳怒以危耳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

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

刪 刪 應本謀

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爲華陽太后眞母夏姬尊以爲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

增損千金亦一時侍言耳其書具在今皆亨金玉乎史公即此住不言其者增損與否耶

閗桐輪奇絕字尤奇寫得不堪之極太史公寫閨房事往往大雅此獨不堪卒讀盖太后老淫縱恣不特為之諱也

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各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縣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音潦毐音誨）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以桐木為小車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

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
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
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
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
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
葬杜東曰（此事類樗里子）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始
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
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
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
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

高云太后隱移蒙不得与莊襄王会葬太史公於信語有微詞焉

王欲誅相國爲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爲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爲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爲帝太后與莊襄王會葬茝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聞

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蘄年宮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畤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呂不韋畢

寫沫怯後乃翻出奇文莊公初人曹沫忍恥也爲以一着耳

史記抄卷之五十四

刺客傳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旣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强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旣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

以下不可及處

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與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眛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

上約同吳世家語互有勝

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眛夷眛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眛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句似誤本傳則專諸自謂）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

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
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
猶寫專諸難下手處
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酒既酣
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
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
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
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
爲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暗伏後案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
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

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其友人傳之）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讐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襄子斯言也其有君人之度矣）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音瀨）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借友人摹寫讓之苦心處）

非勸其臣襄子
正劝其殺襄子也
所以爲豫讓之表也

呂氏春秋有青
荓事也

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以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豫讓心苦故其言苦悲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

即仇讐亡為注下
正寫豫讓曰

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
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應上亦已
足矣子其自爲計襄子又不誅使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
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以寬赦臣天
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
擊之焉以致報讐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
心於是襄子大義之非豫讓無此光景非太史公無此描畫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
而擊之曰讀至此令人斷腸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
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聶政者特書里伏姊所言案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

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音傀有郤嚴仲子恐
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
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名遂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
自觴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黄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
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兩個守有生色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
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
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
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
百金者將用爲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
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

暢國策作觴爲是

以養老母爲幸真愛日之

又下此三句作千萬思推不得推托並非將事也

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兩然字轉語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須收此一段乃見政心事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

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此處要臧自家蹤跡）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

可奈何妙甚千古俠士不是盡

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兩莫知屬思致工）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詳）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煩寃愁苦）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嗚咽之旨悽惋不堪）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

從蹤同姦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知其姊無濡此轉有餘音忍之志政心事不重暴骸之難必絶險千里以列其名餘波嫋娜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歸重於嚴仲子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自好荊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荊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

正欲寫荊卿勇
敢偏先寫共懦
怯知梁知剛正
見荊卿之品

狗屠名惜不傳

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
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
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荊軻游於邯
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
去遂不復會荊軻怯處與藺相如韓信畧相似此皆古人文章烟波處荊軻既至燕愛
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
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
中相樂也無故之樂無故之悲無限深情令人嗚咽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
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
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

弱字不必增入
者之移簡鍊

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

○全以問答代敍事如天馬行空

燕境極於遼水
故東無与國也

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廼可圖也亦一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于

与下句对

燕秦之勢前已詳明太子口中不説不可再説又思墜国只言燕秦不兩立而文意已足

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為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

到此引入田光

音足結及拂也

圖国另作之是

到此引入荊卿

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

蓋於此時亦窮矣於大約有三策感一丹一蒙嘉一此三策共執為得之謀先當特別之

外無救援臣寫無可奈何以見太子之計亦無聊空掛本不然由此以見以人不宿名漢之故言亦思

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與前田光坐定句相應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

固請二句正見極大勉強荊已如性命付之太子亦不能然了之故也尊奉荊卿正極力寫太子耳於荊卿何有哉久之未有行意見其難荊卿亦于田光算無策奈何空性命過太子耳

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燕太子之計出矣而謀荊軻無一言爲太子謀固知荊軻非國士也所可取者顧秦舞陽一笑稍有志士輕生之風耳）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荊卿不逮聶政遠甚聶政之辭仲子也以百金荊卿則恣於車騎美女之間矣）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

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請樊於期頭一節愚竊謂非人情也當時必軻與太子陰取之而好事者飾奇或戰國慕俠節者爲之也）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

得將軍首一句突兀驚人以下俱作極狀心傷遂令於期心折

董份曰敘匕首滿三句描荊卿之虛發也

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兩句凝作一塊）右手揕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徐姓夫人名）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荊卿（暮鶴接上）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

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
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指舞陽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
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
祖取道高漸離擊筑何寺蓋爲高其風神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
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
去終已不顧描寫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
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
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

大喜映以大恐

揕 斟去聲 擬擊也

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一時倉卒之變摹寫始盡顧虎頭王摩詰畫手）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

點綴

點題

觀此氣象謂荊軻神勇不虛但劍術疎

此復擧生劫者蓋事旣不成漫爲大言耳

不快國策作目眩良久

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
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
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
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 寫不盡之情轉入無窮之態
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
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
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 猶憤 即擲字
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 含笑入死地
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 不見秦舞陽下落
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

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到今如坐秦殿上）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末後附高漸離者以爲曲終之奏）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

董份曰荊傳有高
聊復傳者挿從天
下從來也

董份曰此時之燕
刺秦王亦亡不刺秦
王亦亡誅太子亦亡
不誅太子亦亡燕
王何必誅太子哉
滅天性之恩無救
於國亦嗚呼惡矣

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點綴）從者以告其主
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
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濟 宿 如 睹）乃退出其裝匣中筑
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
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
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
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以馬屎熏令失明也）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
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
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結）○傳內莫盛聶魯句踐
高漸離田光荊武樊於期蒙嘉夏無且凡八人爰置先後咸有脉絡不可缺一魯句踐已聞荊軻

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嘆烏頭即白馬亦生角

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于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据史公云荊軻之事親得之公孫季功董生而此文及若從戰國策中收出何也其國策既缺而劉向之徒據史公之文以附益之欲請以俟博雅君子

刺客列傳廿六